



主编
韩忠良
林建法

布老虎

中篇小说

【2006】夏之卷

山楂树 乔 叶

做媒 李木玲

快乐的快时光 刘建东

三月的浮生 黎小鸣

鸽子不爱飞(上部) 江健宁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布老虎

中篇小说

【2006】夏之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韩忠良 林建法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老虎中篇小说·2006·夏之卷/韩忠良, 林建法主
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9
ISBN 7-5313-3096-2

I. 布… II. ①韩… ②林… III. 中篇小说 — 作
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734 号

布老虎中篇小说·2006·夏之卷

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

责任校对 张 华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blhz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230mm

字数 215 千字

印张 13.25 插页 2

印数 1—12 000 册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526528

目 录

布 老 虎 中 篇 小 说



乔 叶	山楂树 / 1
李木玲	做媒 / 38
刘建东	快乐的快时光 / 74
黎小鸣	三月的浮尘 / 115
江键宁	鸽子不爱飞 (上部) / 155



山楂树

乔 叶

布老虎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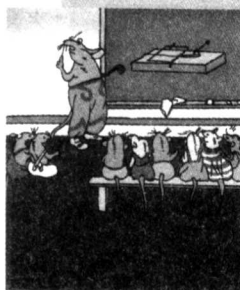
——

这张软卧的票号是 14 上。

爱如一进软卧间，就看见了这个男人。随着推拉门的动静，他闪电般地看了爱如一眼，马上又垂下眼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爱如斜睨着他，心里有些不安。那么高的个子，这个铺容下他是有些勉强的。也许是怕把床单弄脏，他竭力向外伸着双腿。因为连鞋都没有脱，他的鞋底儿简直就要顶住门了。可他似乎又有些怕冷，双手紧紧地抓着墨绿色的毯边。身上那件银灰色的毛衣还带着折痕，显然是新的。咖啡色裤子也裤线笔直。细长的眼睛，眉毛很深。漆黑的头发有点儿蓬乱，但乱中又闪烁着很清爽的光泽。看得出，是干净的。

爱如蹑手蹑脚地理出自己要用的洗漱用品，把行李整好。牙刷在牙刷缸里轻轻地碰撞了一下。火车开动了。窗外的阳光不时把树木和房屋的阴影拉到他的脸上，那些稍纵即逝的光斑使得他的脸显得神秘而温和。





爱如用双脚踩着两个铺的边儿，努力把行李包向上擎着，想和男人的行李并放在行李架上。可男人的铺边儿因为占得很满，只找到了一点儿下脚的地方，爱如几乎是在踮着脚跟维持着重心。多半的力都用来平衡身体，手上留下的劲就很有限。爱如双臂向上端着，端着，终于一蹶，把包放到了上铺。爱如缓了口气儿。她忽然觉得背后有些异样。回头，男人的眼睛又睁开了。他目光炯炯地看着爱如，那目光很奇怪：一点儿也不色，也没有正常的友好和热情，甚至也没有一般的好奇，或者无聊。他是怕自己偷他的东西吗？爱如忽然有些激愤地想。带着明显的情绪，她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仍旧目光炯炯地看着她。爱如承认自己顶不住了。她不再回头。

男人的包是鲜红色的，看着很大，也很鼓。包旁边还放着一个黑色画夹。黑红配，色彩效果不错。爱如把画夹拿起来，想搁到合适的地方，却发现画夹太大，竖放是不可能的，只有横放。而横放又没有足够的空间，除非把它压到包下或放到包上。正犹豫着是不是询问一下男人的意见，一只手从爱如背后伸过来，大大的，是男人的手。爱如把画夹递给他，也没有回头看一眼，自觉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报复，心里微微有些快慰了。

她把行李放好，打开门，走了出去。许久，爱如才觉得自己能够稍微形容一下那个男人方才的目光：它是空洞的，明澈的，如一个孩子的目光。

爱如忽然想起：她依稀是见过这个男人的，在她和晓光第一次回山里的时候。这个男人好像也背着这样一个黑色的画夹。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个丰满艳丽的女人。

一边走爱如一边看着手里的票，忽然想起一个笑话：某位丈夫很爱吃醋，一天，他不在的时候，妻子让一名男推销员进了家。两人正聊着，门铃响了，丈夫回来了。妻子慌做一团，忙把推销员推到一个窗口，说：“赶快跳，赶快跳！”推销员道：“太太，这是14层啊。”妻子道：“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你就别讲迷信了。”

14，看着这个号，想着刚才那个男人的目光，爱如的心忍不住沉了一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很快由远及近地包裹住了她，让她很不舒服。其实她从不迷信数字的，但今天，此刻，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不舒服开始如此强烈地困扰

着她，强烈得让她不能忽视。

鬼使神差的，在车厢的尽头，她找到了乘务员，一个胖胖的女人，眉眼疏淡，仿佛很好说话的样子。

爱如讲明了自己的意图。

“为什么？”

“因为同房间的是个男人。就我们两个，不太方便。”

“你还挺封建的。”乘务员严肃地说，“没有别的空铺了。不好调。你乐意别人不一定乐意呢。而且也难找和你一样单枪匹马的人。都是携家带口的，和你一调人家就四分五裂了。再说，你觉得有问题的铺，谁还愿意去啊？又不是傻子。一个萝卜一个坑，谁看自己的坑都是好坑。”

“能不能给我调个硬卧？上铺也行。”爱如决定退步。

“不行。价格不一样，不一回事儿。还得和列车长协调呢。麻烦死了。”她抬起脸，研究着爱如的表情，“其实车上能待多长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一天。不是还有两张空铺吗？说不定很快就填满了。到时候都在人前，怕什么？就是填不满，外面人来人往的，你又不是没有嘴，谁敢把你怎么样？脚正不怕鞋歪，凑合凑合，不方便也就方便了。”

她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一张一翕的厚嘴唇把爱如吞吐得头昏脑涨。爱如终于明白，与换铺相比，忍受她的唠叨才算是一场真正的折磨。

她去卫生间洗了手，沮丧而归。在门前定了定，爱如走进去。一进去她就窝到了自己的铺上。这次，男人的眼睛没有睁开。他的上眼皮严丝合缝地盖着下眼皮，没有一点儿动静。但爱如知道，他没有睡。

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起来。爱如小心翼翼地打开行李，取出一包山楂片。她往嘴里放了一片，酸酸甜甜的味道很快在舌尖儿弥漫开来。

爱如吃山楂的嗜好，是在表姨家培养的。

那一年，爱如六岁，哥哥八岁，弟弟四岁，都是脚挨着脚长的。七月，他们都放了暑假，三人为众地在家闹腾。爸爸出差了，妈妈生了病，烧了好几天也不见退。正碰上表姨进城探亲，看三个孩子欢得实在不行，就把两个大的带



回了山里，好让爱如母亲清静两天。兄妹两个当然是不肯，哭得要死要活。末了还是拗不过大人，被拽上了公共汽车。

到底是孩子，上了公共汽车就换了一个天地，开始研究大大小小的车轱辘。远远地看见山就已经眉飞色舞，唧唧喳喳。等到进得山，住下来，很快就羽化成了轻盈的小鸟。两天下来，他们就成了山里的熟客，放下碗就出门，到下顿饭的时候才会回家。表姨家是浅山区，山不高，都是些大缓坡，山村里面又没有汽车，只要孩子不傻，就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所以就可着他们跑。

那时候，当然是很快乐的。山草莓的甜，山梨的脆，山杏的酸，在他们的嘴里都是美味。吃是他们最大的娱乐。爱如从没有吃过这么多的稀罕的零食，还全免费。除了采摘果实，他们的娱乐方式还有很多种：剥掉嫩柳枝儿的皮制成叫叫儿，吹出粗细不等的音符；爬到树上掏鸟蛋，捉刚生下来的雏鸟；到野地里采野花，用细草茎编成精致的蝈蝈……就连没什么吃头的山葡萄，也因为果实的丰盛而成为他们手中不厌其烦的玩具。村子附近有一条小河，叫兔耳河，不知道为什么叫兔耳河，大约是因为河里有过兔子的耳朵？或者是河的源头像兔子的耳朵？没人追究，似乎有那条河开始就是这个奇怪的名字了。那条河也是他们快乐的重要基地。山清水秀这个词，有了那条河才算有了意义。他们整日间地河边玩耍，捡石子，垒长城，过家家。当然没有不湿鞋的道理：汨汨潺潺的小河水，任他们光着屁股打水仗，因为浅，河水又是从高往低流的，多大的水都存不住，流量很恒定，无论怎么摔倒都淹不死人。他们被娇惯得无法无天。他们摸鱼、钓鱼、捉蝌蚪。为了这些鲜美的营生，他们发明了不少行头：从扫帚上抽出一根细竹梢，再绑上个木棍做成渔竿。渔钩也多是自做的，用一根细铁丝一抻就成。由于河水清澈无比，真如柳宗元老先生所言，鱼儿们“皆若空游无所依”，一举一动都明晰可见，所以根本用不着浮漂，他们只需盯着鱼儿看着它上钩，一提一个准儿。出水的鱼儿扑扑棱棱活蹦乱跳，弄不好就会逃之夭夭，为了抓住急欲逃跑的鱼，他们经常是手忙脚乱跌跌撞撞，弄得浑身上下水叽叽的，每个人都是鱼儿。忙活半天，有了收获，他们就会在小河边的卧牛石上，拣几根干柴，点上堆火，烧烤战利品。战利品多的时候，一顿饭都顶上了。

有时候他们也会去学校玩。学校是在半山腰上，里面有个不算小的操场。

放了假的学校空无一人，他们把大铁铃乱摇一气，从破窗户钻进教室，找粉笔头写上 a.o.e，扮演学生和老师。正对着学校的另一面，也是一屏山，两座山的距离并不很远，那边山上的小道人家也能分辨得出。到了迟暮的时候，总可以看到有人赶着牛在山道上慢慢地走着，有时还会隐隐地传来三两句不成调的歌声。有一回，他们还看到了西洋景：两头牛在小山道上相遇了，各不相让，于是角对角较上了劲儿，两旁的人狠命拽也分不开。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其中一头体力不支，腿一软便从道上摔滚了下来，死了。据说那头老牛劳动了一辈子，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脾气也好得很。却不知为何那日那么想不开，牛脾气，牛脾气，大约指的就是这种牛的脾气吧。

听说那户人为此很伤心了几日。有人劝他把牛肉割下来卖，还可以补些钱口，他却始终不愿意，后来表姨讲，这是合山里规矩的：因为牛耕田耕了一辈子，死了再吃它的肉，显得没良心；另外，这种摔死的牛的肉总归带些凶险，如果吃了怕会染上不吉利。

那头老牛最终被就近埋在了兔耳河旁。记得那座小坟上，总要开一些小小的蓝花朵，并不很香，却总是很耐看，而他们谁也不愿意去摘它。

……

后来，和晓光结婚后，爱如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没有那几年去表姨家度暑假的经历，她一定很难进入山里媳妇这个角色，也一定不会越做越渐得滋味。

二

爱如这次是回婆家探望生病的婆婆。

婆家。这个词爱如说起来总是有些不好意思，有些拗口。这个世俗的，滑溜的词，总让她觉得有些皮不沾肉的滑稽。如果不是别人刻意要她辨别，她是不会主动区分什么婆家和娘家的。讲起婆婆来也总是说妈。单位有女同事曾经酸溜溜地笑她：“喊婆婆这么亲，婆婆把你迷抹得可以呀。”爱如笑笑，不语。

爱如嫁给晓光是颇转了几道弯的。十八岁那年，爱如师范毕业，回到了小县城教书。小县城真是小，亲戚朋友给介绍过几次对象，相过几次亲之后，已



经路人皆知。本来无所谓失败成功的事，造出来的声名却把爱如衬成了一个眼比天高却又不知道天到底有多高的尖心女子，让她进退两难，好不狼狈，只好匆匆谈起了朋友，想要堵人的嘴。这自然是频率越高质量越低的下策。结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很快她就明白了：万事都能将就，唯有这事得讲究。不然想堵人的嘴，反而让人家抓的把柄更多。这把柄处处都是能伤自己的，在这小地方，躲又无处躲，藏又不能藏，只能干受着。

其间有一次恋爱，不仅谈不上成功，简直就可以说是致命的失败。那个男孩子是爱如的初中同学，父亲开了县里唯一一家啤酒厂，生意做得很大，据说钱多得如他们啤酒厂的大麦芽。一次他父亲赞助教委搞教师节文艺晚会，他作为嘉宾出席，碰上了在台口催场子的爱如，就追了起来。男孩子长得一般，但搁不住往死里打扮，整天白衫黑裤，又开着车，拿着花，言语又不多，稳稳重重的，仿佛不说则已，一说就顶千钧。也仿佛不爱则已，一爱就要爱一辈子。看起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情种。爱如开始还拒绝着，觉得和他不是一路人，后来就有些迷惑：难道有钱就是不可靠？有无数先例说明，无钱比有钱更不可靠呢。即使是有些毛病，人也多少会为爱做些改变的吧。于是三番五次推挡之后，内虚加上外热，一堆火就没有理由地烧起来。烧到后来，热极了，稍一差错，免不了就脱衣解带，把自己的底牌先交到对方手里。

交底牌的目的原本是为了换底牌，但对方的底牌始终没有换来。爱如只好听凭对方发牌，也是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历练还是不够，这个牌局凶多吉少。果然，不久就发现对方有了起新牌的迹象。爱如哪受得了这个？当然，将自己的满把牌略施小计地塞给他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太委屈自己了。现在认输是委屈一会儿，一辈子斗下去就是委屈一辈子。爱如不想再因小失大。然而惨败中又想挽回些面子，就先主动出击，和那男孩子郑重谈了分手。两人在咖啡店见了面，都是爱如说。爱如一五一十地宣讲完毕，末了总结道：“其实一直很对不起你，你虽然得到了我的身，却一直没有得到我的心。我心里有别人，始终没忘掉。现在，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男孩子当即买单付账，起身后方才冷笑道：“得到你的身就可以了。你以为我稀罕你的心？”爱如两眼昏黑，差点没吐出血来。

正是心灰意冷的时候，市里一所新开的小学在全市范围内招聘老师。爱如想到了树挪死人挪活这句古话，心思一动，立即报了名。之后全力转移情伤，做起了准备，上网查资料，买最新的教辅书，还利用闲时到其他老师那里听课，留心吸取经验。本来她就是好的，哪里搁得住这么用心，在应聘中笔试和口试都是遥遥领先，就顺理成章地去了市里。校长对她很满意的一点就是她还是姑娘，不用拖儿带女考虑那么多问题。爱如万没想到自己心里的短在别人眼里居然算是如此重要的长，想起来就想笑，是觉得可笑。自然也是有一些苦笑。

到市里来的第二年，人渐熟了。介绍对象的人又越来越频繁，爱如发现年纪渐大的自己居然还可以热销，方才真的明白了树挪死人挪活的好处。当然，是挪大点儿的树坑才好。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地方越大，空间就越大。在乡村二十二岁就算剩姑娘了，到县城便可宽容到二十四五，到市里就可二十六七，若是到了北京，想来三四十岁也是寻常吧，只怕一辈子不嫁也听不到一句闲言。

就在这大点儿的树坑里，她碰到了晓光。那是六一儿童节前夕，学校让各班组织搞一项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她想带孩子们去参观市历史博物馆。这个活动很朴所谓有主题要求。而且只离学校两站地，不太远，走路就到了，租车之类的麻烦全免，省事得多。爱如事先和博物馆联系了一下，谈妥了有关事项，最后问是否有解说员？解说是否收费？对方笑了笑，肯定地说有解说员，至于收费，他有些调皮地说：“我们的解说员好久都找不到对象练词了，这次你终于给我们找来了这么多的听众，请问您是否收费？”说得爱如吃吃地笑起来。

去的那天，爱如带着孩子们刚刚到博物馆，就要过马路的时候，博物馆出来两个人，帮着爱如把孩子们带过了马路，爱如感激不尽，一迭声地道谢，其中一个男人微笑道：“怎么不问问我们是否收费？”爱如顿时明白，原来他就是电话里的男子。男子长相个子均很一般，唯一不一般的他的笑容，很干净，很明亮。

那个男子就是晓光。

后来爱如告诉晓光，说她没想到历史博物馆里的人会笑得那么干净明亮，晓光挠着她的胳肢窝道：“难道我们历史博物馆的人都笑得像历史？”

恋爱谈得差不多了，爱如就带晓光回去见父母。之前爱如虽然对父母都交



代了个清清楚楚，父母还是摆出了架子来问。是没话找话的需要，也是一种慎重的姿态。父母问晓光老家是哪里，晓光就说自己独子一个，考学出来后，老家只有父母。有个妹妹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等等。爱如父亲把那个小小的地名重复了一遍，威严地道：“听说是靠深山了。”晓光说：“是深山里。像你们《朝阳沟》里唱的那样：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爱如知道父母是不太满意她找这个深山里的婆家的，就殷勤地续着茶，是巴结父母的意思，也是要父母体恤自己的意思。父母自然也明白，一边心疼着女儿，一边也就由表及里地对晓光亲厚起来，续着续着，直到晓光告辞，茶还是温温热。两人的婚事，就算定了下来。

晓光带爱如回老家的时候是歇了个星期五，也是坐的这趟火车。晓光老早就告诉过爱如：车上得十四个小时。下午上车，在车上过一夜，第二天一早下车，下了火车搭便车还得两个小时，然后是三个小时的山路。爱如之前也查了无数遍地图，基本是一个省从东界走到西界，其中一半基本是平原，另一半基本是山地。看路倒也不远，问题是这趟火车用行业术语是普快，翻译到坐车人那里就是极慢，慢得不能再慢。当初修的时候花的代价很大，就是为了解决这深山人外出的问题。为了解决得彻底，就修得七拐八拐，竭尽周详，恨不得把所有的村落都拾捡到，而在行车过程中，又是每站必停。但因为票价便宜也确实方便，山里人又少有天大地大的急事，这么多年过去，也就认死这趟车了。

一路走来，果然如晓光所说。晓光的家就在深山的最里边。爱如原来以为平原没了就是山地，晓光说，决没有她想当然的那种界限，一刀就利利落落地把山地和平原分开，而是渐行渐入。大块的平原走完之后，被浅山隔开，出现小块的平原。然后随着山高，平原就没有了，成了大块的平地。再然后，就只有琐屑的平地，接着连琐屑的平地也很稀罕了，这便是进了深山。

下了火车还得搭两个小时的便车，想想真是够远的。可第一次去婆家，又是和晓光一起，幼时又有在山里住过的经历，再远也不觉得可怕。下了火车，搭了便车，下来走山道时已是半上午。在车上颠了十几个小时，刚走的时候爱如还觉得松散了一下筋骨，很舒坦，再走就发现自己的筋骨松散过了头，成了

疲惫。这才明白：山不是童年的山了，路也不是童年的路。那时候是走亲戚的，短日子，何况年小，再重的山，再长的路，她只玩够自己的就行了，不要负担别的任何杂质。但现在，不一样了。这山成了作业，这路成了任务，小人也成了大人。大人的肩，总要担那么一些东西的。

尽管骑虎难下，路还是要走的。晓光一路逗着哄着，总是在爱如觉得自己再也走不动的时候，晓光指着一片零零落落的房子道：“到了。”到了才知道，还远着呢。

爱如勉强挨着，两边的风景也无心看，只觉得除了山还是山，除了路还是路。间或会碰到一两个穿着拙朴的人，看见晓光就问：“回来了？到家喝口水？”晓光答应着，和他们擦肩而过。爱如问晓光是否认识，晓光说不认识，但也不生。山里人就是这样，见了外面来的人都要这么打招呼的。因为山里本没有几个人，不用说他是山里孩子，即使是山外的陌生人，见一次就记到老了。

歇歇停停，晓光再背背，不知走了多久，远远地又看见一处村庄，爱如习惯性地问晓光到了没有？晓光正色道：“再走一个村就到了。”爱如简直要哭出来。晓光看着她的脸色道：“不然先借碗水喝吧？”就随意进得一家门去，取出一瓢水，递给爱如。爱如接过去，就着清灵灵的水，看见水里的天一泓蓝蓝，半是委屈半是撒娇，眼泪终于下来了。这时大门吱呀一响，有个老妇人叫着晓光的名字走出来，说：“进家歇吧。”爱如看看晓光，晓光也看看爱如，道：“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在这里吃点早饭再继续赶路？”爱如沉默。妇人喝道：“晓光，你个臭孩子，还往哪里赶路？”爱如这才明白果然已经到家了，晓光原来还是在逗自己，不禁又羞又急，身上的疲惫却如瓢里的水一般，瞬时洒了一地。

吃过午饭，下午随便逛逛，晚饭一吃，很快就到了睡觉的时候。原以为有过童年睡山的经历，又走得这么累，会很快睡着的，这时候才知道，山里的夜晚和自己记忆里想象的愣是这么不一样。记忆里的感觉是踏实的，广阔的，安稳的，连睡觉时的呼吸都觉得可以很长远。而现在，却连翻身都觉得扭捏，仿佛是睡在山尖尖上，似乎随时会从床上掉下来，生，怯，提心吊胆。

空气是清凉的，也是潮的。被子是新的，照例也是潮的。新床单给人的感觉也很腻。爱如穿着线裤，不敢脱下来，总担心有什么东西爬到皮肤上。公公



睡在厢房。她睡在东里间，婆婆睡在西里间。晓光睡在两个里间之间，也就是堂间。堂间摆的这张床相当于沙发，谁来谁坐。这个格局，爱如是熟悉的。表姨家就是这样。山里多数人家的堂间，都摆这么一张床。

里间上没有门，只挂着一道帘子。爱如很久都睡不着，只是盯着帘子看。虫鸣很响。各种各样的虫鸣，高声的，低声的，长声的，短声的，拐了个九曲十八弯的，执拗的一根筋的，从窗缝里，床底下，丝丝缕缕地挤进来，跳到爱如的耳朵中。从来没有这样失过眠，爱如简直有些烦躁了。晓光那边也静静的，睡得很死。她突然觉得有些滑稽，有些不可靠。自己来到这个深山老林里，简直太没有缘由了。为什么？她是喜欢晓光，可晓光出成长大的地方对自己又有什么意义？这山是他的，不是她的。爱如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旅客，司机不在，她被一个人孤零零地撇在了车上，下不去，也走不了。

布帘子轻轻一掀，晓光猫一样进来了。从黑夜的剪影里，晓光比白天壮大了许多。晓光坐到她的床边，朝她俯下脸。爱如迎着他的目光，扑闪着睫毛，把眼睛里的光朝他洒去。晓光定了定神，把光吸进唇里。这吻贴心贴意，货真价实，把爱如吻软了。然后晓光钻进被窝里。他身体的清凉让爱如警醒了一下，她推他，不要他动她。他却不听她的。他把爱如抱得更紧。爱如有些慌乱地看着那道布帘子，她知道那里不会有人进来，那是安全的，可她还是怕。婆婆隐约传来的鼾声让她觉得难堪。她和晓光之前已经有过两次亲密接触，但尚未由表及里。总是在水深火热的时候，爱如泼盆凉水把烈焰浇灭。不是不想。而是想到自己已经没有了底牌，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现在，也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或许，这根本就是不能用计划来应对的事。爱如有些恍惚了。

但晓光很执著。他身体的清凉很快消退下去，变得酷热起来，散发出烈酒的气息。他不容置疑地亲吻着爱如，进入了她的身体。爱如咬着被角，强迫自己不发出声音来。没有办法。她想。晓光的身体是那么重，那么有力，她最后只能全盘放弃抵抗。她软绵绵地挂在晓光的身上，任由他。她要做的，只是守护好自己的双唇。而在这空前的坚持和压抑中，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奇怪起来，如涨潮的海水一样，感觉到了浮力，一浪高过一浪，地震来了。

“疼吗？”平静下来的时候，晓光问。

爱如不语。晓光的手摸过来。

“爱如。”

“晓光。”

两人都轻轻笑了。

“我不疼。”爱如说，“也没流血。”

晓光沉默。虫鸣有些焦躁起来了。

“是不是淘气过？”晓光终于伸出手臂，把她揽在怀里，“是不是？”

爱如沉默。他居然这样问她。她怎么也没想到。

“是。”她终于说。

“以后不要淘气了。”

“是。”

爱如一下子抱住晓光。她蓦然明白：自己这辈子，就晓光了。

虫鸣淡下去，晓光的鼾声在外间响起，与虫鸣和在一处，爱如从没有觉得这样安心。她细细地认记着，想要把这些虫鸣一一存储。她知道这些以后就是亲戚了。如果说这山是晓光的根，那晓光就是自己的根。自己的小根套在晓光的大根里，虽然现在还隔着一层皮，但日子久了，那皮就会被血、泪和汗这些水水沤透，那时候，她就成了真正的山里人了。

那天早晨，晓光的母亲给他们做了荷包蛋。每人两个。爱如把自己碗里的，挑给了晓光一个。她看见婆婆满意地动了一下嘴角，露出些笑的意思。

三

山坳开始多起来了。窝藏在其中的小山村也越来越多了。黑色的屋顶看起来小小的，像母鸡下出的一只只蛋。如果是母鸡，想来也该是乌鸡吧。爱如想着，便微笑起来。在她微笑的当儿，她看见一个寨子从眼前一晃而过。一丛黑屋顶后衬着一大丛青葱，不知道是什么树。杨树？楝树？香椿树？甚或如晓光的老家寨子后面一样，是一片竹林？晓光曾经带她去看那片青翠的竹林。他说，他们最盼望的就是竹子长出竹笋，那些竹笋炒上肉，什么作料都不用，只



拌上盐巴就吃出了最鲜嫩香醇的美味。他们小时候,总有那么一次,母亲会让他们吃个够。他们兄妹两个,常常一人一碗,坐在门槛上,外面是嘤嘤的鸟鸣,身边是他们小嘴巴发出的清脆的吧嗒声……晓光说有一次,他正吃着,突然从空中俯冲下一只大鸟,青色的翅膀,一阵风声,忽地一下就立到了他的碗边,从他的碗里叼起了一块肉,飞走了。爱如知道他没有骗她,可她还是觉得遥远。不过也还是挺好玩的。

想到那只鸟,爱如不由得又微笑起来了。

“能给我几片吗?”男人终于开口了。

爱如把山楂片递过去,男人取了几片,慢慢地放到嘴里,细细地嚼着,让爱如觉得自己的大刀阔斧简直有些不好意思。

“你去哪儿?”爱如问。男人开口让她有些心安了。

“回家。”

“什么地方下?”

“斗水。”

爱如一震。她确定是两年前碰到的那个男人。那次也是。她和晓光上车时,他和那个女人已经在车上了。她和晓光下车时,他们还没下。比她早一站上车,比她晚一站下车,很吻合。

“我见过你。”爱如说,“两年前。那时我和爱人是从六道泉往城里回。”

“不记得了。或许是。”男人很淡然。一点儿也不意外。

“听说过六道泉吗?”爱如有些怀疑他不是山里人了。

“当然。”男人点头,有了些探究的兴趣,“是考什么学出来的?没听说过六道泉还有你这样的姑娘。”

“我是六道泉的媳妇儿。”

“噢。”男人笑了。爱如突然觉得他笑得和晓光很一样。山里人都有这样的笑容吗?

“斗水离六道泉有多远?”

“按火车轨道算,得四五十里吧。”男人看着爱如,“按山头数,大约也就两座山。”

爱如嫣然。这才是山里人的口气。

“回家干什么？”

“婆婆病了，回去看看。”

“一个人？”

“他已经回去两天了。”爱如道，“你爱人呢？那年火车上和你一起的，是你爱人吧？没和你一起回？”

“不知道。”男人说。随着这个奇怪的回答，他的神色突然有些迷茫下来，仿佛做梦似的，笑容里带出的光泽，一瞬间就没有了。

列车缓缓地停下来。小贩们围到车窗边，热情地向车里兜售着包子、小黄梨、茶叶蛋和一袋袋的山楂。山楂红得真漂亮，怪不得晓光说山楂还有一个名字叫胭脂果。爱如记得很清楚，自从进山以来，每站都有卖山楂的，果然是靠山吃山。两块钱一袋，不贵，当然也说不上便宜。

爱如掏钱买了一袋，付账的时候才发现身上只有一块钱零钱，卖山楂的女人连说算了，爱如不同意。递了张大票过去，小贩却说找不开。

“自家种的东西，吃就吃了吧。”女贩黑红的脸漾着笑，“哪有恁薄气。”

男人递过来一块钱。爱如想起城市的大站里常常有拿着客人的钱却不给货或者拿着客人的大钱不给找的事情，心里感叹着这山里人的淳朴。

车适时地开了。爱如一边道着谢一边想要分出一半山楂给男人，男人突然学着那女贩的口气道：“哪有恁薄气。”两人都笑了。爱如拎着山楂上了卫生间，一会儿便拎着洗净的山楂回来了。洗净的山楂如净了面的山里女子，更加红润饱满，健康可爱。

看着山楂，男人却许久没有吃。爱如忍不住，自己先捏了一个，放进嘴里。真是酸甜可口，绵润生津。爱如吃了一个又一个。男人看着她吃的样子，神情似乎有些困惑。

“那么好吃？”

“是啊。”

“牙受得了？”

“还行。”爱如说，“我的牙比我的人还刚强些。”